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統治者

(九)

著
譯

代
衡

哈
杜

統 治 者

(九)

哈 杜
代 衡
著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六幕

第一景

託萊希·委德拉希的陣線

顯露在眼前的是一幅葡萄牙國境的半島式的土腰的鳥瞰圖，東面是閃光的達古斯河，西面是起着白色的縐紋的，有節奏的掀動着的大西洋。照這樣的看去，這土腰顯得有點像是一張後期莪特式的盾，從這張盾的右邊的上面直到花紋的上部，便是託萊希·委德拉希的陣線，從左面的什贊布萊河口一直伸展到右面的阿爾漢德拉，而在南方的底點，便是福特·聖·攸里安。里斯朋的屋頂顯出在陰沉的底邊上，而在對面相對稱的地位上，便是羅加角。

一下子看去，便可以看到這個幾乎四邊都是海岸的區域，是祇有在北方的邊上，有一條路徑

可以讓人從岸路走進來，再向邊疆仔細的一看，便又看到就連這唯一的去路，也被故意用各種方法阻攔住了。

從東面到西面是有着一長串防禦的設備，中間散佈着好幾打圓形和方形的礮臺，有幾座已經造好了，有幾座是在正造起來，在正在搭造着的一些之中，有兩座是非常龐大的。在這些礮臺之間有着爬不上去的衛城斜坡，石牆，和其它的防禦設備，而在一切設備之前，又都有兩行用樹幹搭成的木柵。

在外面的一道防線之內又有一道用同樣的原則建造的第二防線，它的路線是依照自然的地勢而彎曲着。這第二道防線是已經造好了，顯得像是無論如何打不進的。

第三道防線卻是在南面很遠的地方，正環繞着那成盾形的國土的底邊，祇有另外兩道防線的十二分之一那麼長。這是一種連續不斷的壕溝和城堡的形式，它的目的顯然的是在掩護着海裏的兵船，這是可以從海岸外面不遠的地方有着一些搖蕩着的英吉利運輸船這一點上看得出來。

啞場

無數的人形像乳餅裏的白花似的在最北面的前線上忙着，在把容易爬上來的斜坡削成峻峭的，在掘着溝，在堆着石頭，在伐着樹木，又拖着樹木把它們鑲到前線上需要的地方去。

在那已經完成了的第二道防線上，是祇有極少數的人在移動。

在那完全裝置停當了的第三道防線上，有一些細小的紅衣的哨卒在毫無聲息的前前後後爬行着。

時間過去，有三行暗紅色的軍隊在北方顯現出來，沿着三條達到第一道防線的三處地方的道路向南面移動着。這些是英吉利軍隊，準備進陣線來躲避的。從上面望下去，他們的行動像是三條毛蟲似的在蠕動。那左面的一分隊是由庇克登帶領着，中間是由萊斯和科爾帶領，而極右面的一隊，在阿爾漢德拉近邊的，是由希爾帶領。在其中有一條道路的旁邊，有兩三個兵士把項頸掛在樹上絞死了，也許是爲了搶劫。

啞場完畢，觀點沉到了地面上來。

第二景

同上 陣線外面

冬季的白晝陰暗下去，變成了狂風的薄暮，那第一道防線外面的道路造成了舞臺上的前景。從壕溝北面的，在卡蘭德里克斯附近的小山上，有一隊馬隊在飛揚的灰沙中走下來，其中包含着統帶法蘭西軍的馬賽納，以及福瓦，羅瓦叢和他的另一些隨從軍官。他們在黃昏和暴風雨中騎着馬前進着，又仔細的窺看着，直到他們看見了描在天線上的，垛住了他們所要走的道路的城堡。他們悄悄的停了馬，惶惑的馬賽納努力用望遠鏡精密的察看着那前面的障礙。

馬賽納

有這些東西在這裏攔阻着，我們的進行是困難到差不多不可能了！

福瓦

這是英吉利陣線——

是那些陣線的露出在外面的爪牙——我剛纔說過，這是惠靈登爵士最近特意的造起來，使自己可以在葡萄牙從此就立定了腳跟。

馬賽納

他竟把他的這些不成形狀的怪東西一直伸展到北面這樣遠的地方嗎？我本來以為它們祇在接近里斯朋的一帶地方，怪不得

惠靈登爵士會騎在馬上，大膽的在布薩科來來去去，原來他有這東西保護着這的確很堅固，不過我想總有地方可以繞過去吧？它們決不會從達古斯河起到大西洋爲止，竟一個可以通南北的缺口都並不留着的。

福瓦

我想一定是沒有缺口的；可是，我們也無疑可以努力尋出一個比較不堅固的破綻來，再想法子攻打進去。

馬賽納

我看是完全沒辦法的，我們就是把死屍堆起來，把骨頭都堆起來，

也不會有什麼用處。像這樣的東西，那裏是人力所能爬得上的！你說後面還有什麼啊？

羅瓦叢

還有像這裏的一道防線一樣的第二防線，那一道已經完全造好了。後面還有第三道。

馬賽納

這許多高高的矗立在雲堆裏的防禦設備，他們究竟花了多少時候纔建築了起來的？

羅瓦叢

總共不過幾個月工夫。我也不知道有多久。這些都是惠靈登爵士親自仔細的設計的，造得就像他這個人一樣的沉重，結實，穩固。

馬賽納

希望他能够穩守着。這是他應收到的效果。

我以前簡直沒有聽到說這裏有這種屏障。

啊，前面彷彿有着一條很平坦的道路，這是

可以給予我們便利的……啊，今天夜裏風真大！

當那些察看者在一個下面的土地所能供給的，很不好的蔭蔽處逗留着的時候，暴風雨正在他們上面的土城上狂吼着。他們正預備轉身回去。

預諾和另外的一些軍官從右面的一個十字路口走進來。他們是看見了一個信號，這信號報告着那別一些人正是失散了的人，因此纔走了過來。

預諾

我們騎着馬一直走到了卡蘭德里克斯去；

多虧着這個發着風的黑夜，風聲這樣一響，我們的異鄉人的口音總算沒有被人發現，我們在那邊的山谷裏看到一條平坦大道，如果計劃得周密，就可以從那邊偷襲過去。

馬賽納

我也打算利用這天氣到那邊去察看一下。如果那地方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那當然再好也沒有。如果不能，就得再到西邊去找。

馬賽納，預諾，羅瓦叢，福瓦，和其餘的那些人，都從右面的，鋪着石子的十字路口走了進去。風繼續在這個現在已經空無人跡的地方吹着，黑暗加深，雨更大的下着，直到全場顯得模糊下去。

第三景

巴黎 丟伊勒里宮

瑪麗·路易絲皇后的臥室的前房，裏面發現了穿着便衣的拿破侖，蒙德伯羅公爵夫人，和她的隨侍命婦；此外還有第一醫生戈爾維薩和第二醫生布爾諦野。

時間是在天明以前。皇帝上上下下的踱着，有時候在沙發上坐着，有時候在窗口站着。裏面時常會傳出痛苦的呻吟聲來。

拿破侖開了門，向臥室裏說着話。

拿破侖

杜布瓦，怎麼樣啊？

產科醫生杜布瓦的聲音（恐慌的）

陛下，比我希望的還糟；

我怕保住兩個是辦不到吧。

拿破侖（惶恐的）

善良的上帝！

科爾維薩走到了臥房裏去。杜布瓦進來。

杜布瓦（遲疑的說）

還是救那一條性命呢？陛下，皇后到現在還是在一種極危險的狀態下。這是真的，

我幹這行當是已經有了許多年的經驗，可是這種情形，卻一千次裏碰不到一次。

拿破侖

那麼請你救了那母親吧！你祇消顧到她。這是她應有的特權，同時也是我的命令。杜布瓦，在這緊要關頭你可不要着了忙。你儘量的用出你的最精明的手段來吧。你祇要假定你是站在一個普通的產婦，例如在聖德尼斯街上的商人婦的牀邊，就那麼漠然的，那麼自信的，用出了你的各種在平常情形下所慣用的手術來吧。

瑪麗·路易絲的聲音（在裏面）

〔杜布瓦下。〕

啊，請你，請你不要！這些討厭東西我看了就害怕的！我不過是達到一個目的的工具，爲什麼還要叫我受到這樣的痛苦啊！還是讓我死吧！他用這種方法來待我，真是太殘酷的！

拿破侖不耐煩的走到了臥房裏去。

德·蒙得斯鳩夫人的聲音（在裏面）

皇后，您不用害怕的！這種事情我自己也親自經歷過；我可以擔保，你是一點兒危險也沒有的。馬上就可以沒有問題了，我把你扶住在這兒。

拿破侖的聲音（在裏面）

天哪！你們爲什麼把那些該死的箱子讓她看見呢？你們拿她嚇成這個樣子，叫她又怎麼能抵當過去呢？

杜布瓦的聲音（在裏面）

陛下，如果您能够原諒我，我現在請您最好還是不要來干涉這裏的事情吧！陛下，如果您來干涉，會鬧出什麼結果，我是不能負罪的！爲了她着想，您最好是迴避了吧。她一看到您過來干涉，是祇有更害怕而失掉了她的忍耐的。如果情形越來越糟，我就一定會過來報告您，把您請回來。

拿破侖從那臥室裏重新進來。他半掩了門，站在門邊聽着，顯着慘白而焦急的神色。